

民族文選編

陳布雷著



MG
G634.3
49

凡例

- (一) 本編根據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國語科教學組所議定，分初級高級兩組，每組二十篇。
- (二) 本編初級組適用於初級中學程度，高級組適用於高級中學程度；至各年級如何支配，隨講授者自由酌定。
- (三) 本編雖分初高兩組，但可作相當之伸縮。如初級中學將初級組各篇研習完畢後，亦可酌習高級組各篇。
- (四) 本編各篇排列，大體採取依時代逆溯之方式，藉可略覘民族盛衰之軌跡。
- (五) 本編除岳飛之少年及文天祥兩篇因得票與他篇同數，未便割棄，

凡例



3 1761 4281 2

特附於滿江紅及正氣歌之後外，爲節省篇幅起見，他篇概不闌入

○
(六)本編各篇後，附以解題注釋兩項，藉供研習時參證之助；但義取簡括，恕難周詳。

編纂初高級民族文選編底旨趣和經過

復興中華民族底運動，近年來已爲國民普遍一致的蘄求，大有風發泉湧沛然難禦的情勢。在外則強敵侵略，內則盜匪縱橫，民生困窮，國難深重的背景底下，發生這種民族自覺的運動，它底價值，當不亞於十五六世紀時，歐洲各民族間所勃起的再生運動(La Renaissance)，那深遠無窮的希望，正橫着我們底前途。

歐洲底再生運動，以恢復希臘羅馬底古代學藝爲職志，後來經咀嚼融化的結果，於是創造了歐洲底近代文明。中華民族過去累積了悠久而光榮的五千餘年歷史，取精用宏，鬱積旁礴，足值得我們保存發揚作爲復興民族底基礎的，當然數不在少，怎樣地取去和陶鑄，實在是當前的一個問題

高級民族文選編的編纂，就要在這民族復興運動底洪流中，盡一點微薄的義務。因為覺得我們過去的民族底意識太模糊了，民族底精神太銷沉了，民族底力量太薄弱了，現在要把它由模糊而轉為清晰，由銷沉而轉為發皇，由薄弱而轉為強固，給予民族以新鮮的生氣和活力，而應付生存競爭極劇烈的環境，固然有殊途同歸的種種方法可資抉擇，但在本國文字上的貢獻，無疑地是最重要的一種。

我們且試檢點前人寫作的文章中所描述的人物，所抒發的情思，觀察其意識是否正確，品格是否健全，是否能充分表現優良的精神作全體民族有益的貢獻？這却不能輕易下着肯定的斷語了。

先就所描述的人物來說罷：如勤勉讀書，夜深昏昏欲睡時，能下引錐

刺股血流至足的決心的，誰都要贊佩的；但蘇秦底目的，只在金玉錦繡，取卿相的尊位。他意識的錯誤，可不言而喻了。又如刻苦儉約，和代人耕種荒田，而却不願給主有者知道，亦誰都要認爲美德的；但馮道那種矯行以博虛譽，和熱心做官，更事四姓，看喪君亡國，毫不屑意，還不知羞恥地著書以自詡榮樂。他品格的卑劣，亦澈底暴露了。一個人在未發跡時，爲蘇秦式，而巳得意時，爲馮道式的，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這不過爲我們民族多丟幾次臉，多出幾回醜罷了。

次就所抒發的情思來看罷：我國過去文人一般的現象，情感是枯窘的，思想是頑舊的，抒發情思，似乎非其所長。如一派爲代聖賢立言的文章，捧着因襲的道統，唱着玄虛的論調，上等的至多能寫出韓愈原道那樣一流的作品，下等的爲帖括制藝一類的土八股，於民族方面決不會起什麼好

影響的。另一派爲皇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如司馬相如底封禪文，王褒底聖主得賢臣頌之類，盡情表現十足的奴才底性格，那更無自己抒發情思的自由了。還有一派落魄失意的文人，他們眼見得政治的舞臺上已沒有活動的餘地，心裏壓抑不下這個悵恨，於是怨天尤人，大發牢騷，或者索性頹廢消極流於享樂，他們雖稍能抒發一些自己底情思，但因站在個人主義底立場，結果終不免於幻滅。我們在賈誼底吊屈原文，和楊惲底報孫會宗書裏，就可探究出這點消息。

總之，我國在數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支配底下，和個人主義底意識狀態中，形成那些虛偽、脆弱、頑腐、卑鄙、頹廢等劣根性。這些劣根性，最足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使民族精神一步步沒落下去；假使我們中華民族僅保有這點劣根性的話，那決不能繼續擁有廣土衆民到二十世紀的世界上

還能站立得住，決不能還有什麼將來的希望。我們確信數千年來受著專制帝王的壓迫麻醉，強暴異族的侵略摧殘，民族會經過了不少的磨難頓挫，然而堅貞的精神，和偉大的力量，潛伏在民族底血液裏，始終沒有消失掉，遇到國步艱難，時局阡危的際會，總能光芒萬丈，表顯出驚心動魄的壯觀。我們民族生命之能維繫到今天的，在這裏，遠大的希望還能瞻矚到將來的，也在這裏。

這編所入選的，有蘄進大同，發揮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禮運篇；有嚴正忠懇，討賊興復的出師表；有思患預防，遠識老謀的徙戎論；有指斥權奸，敢批逆鱗的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有十年教訓，終復國仇的越王勾踐，有開發西北，勞苦功高的班超；有出使絕域，持節不屈的蘇武；有擊楫渡江，誓復中原的祖逖。如木蘭辭的教孝；如閻典史傳的勵忠；如費宮人

傳的獎節；如萬里尋兄記的勉悌。精誠團結，則有廉頗藺相如列傳；鑿空探險，則有張騫傳；鞏固國防，則有戚繼光傳，保鄉自衛，則有書葉機。至於元氣淋漓，可歌可泣的文山底正氣歌，武穆底滿江紅，久爲一般人所熟習；以及其他的具有精義偉辭的各篇，更無須一一繁絮列舉了。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民族精神之所繫託，而亟待發揚光大的；沒有了它們，我們底歷史上將黯淡無色，而淪爲魑魅魍魎底活動記載了。

編纂此編底旨趣：就是一方想對流露國民弱點和劣根性的作品，作遺棄汰除的淨化運動；另一方即在闡發我們民族關於政治軍事上的偉大貢獻和成就，及倫理道德上的卓絕精神，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使恢復我們民族底自信力，以增加進取奮鬥的勇氣，我確信這一點勞力，決不會白費的。

關於編纂此編的經過，亦得加以簡略的記述：

今年四月二日，在寧波舉行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時底國語科教學組分組會議中，有四個主張編纂中學民族文教材同性質的議案，經合併討論的結果，竟得成立。當場並商決辦法四條：

(一)由本會分函本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根據標準選定篇目通知主編者，限期統計，以得票最多者入選。

(二)此種教材，就文義之深淺，分爲初級與高級兩組。

(三)選材自清代溯至古代，每組各二十篇。

(四)教材選定後，呈請教育廳審定，通令各校採用。

這幾條簡單的辦法，所要加以說明的：初高級分組，和每組限定篇數，意在適應程度，及酌量學生可熟讀精思的時力而設；教材呈送教廳審定

通令採用，亦僅爲審慎其事及推行順利起見，原都無特殊的含義。這裏的特徵和值得重視的，就在編纂此種文章，不就主編者個人或少數人主觀上的見解去選擇，而在歸納全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多數意見所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正確性自然可較多一點的。

我以忝任該組主席的關係，被推爲主編，年會後，即積極準備進行的工作，於同月下旬用本會名義分致全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底信件和選目表盡行寄發，信裏關於編纂此種教材底用意，有這樣一段的措辭：

『按目下中等學校選文中，固不乏此種能發揚民族精神之教材，然因未經精密選擇，每易疏漏而難周；且復非集中纂編，故多散漫而無紀。且近察學生對於國文之學習，因其他課業之繁重，敷衍塞責，所在多有。諷誦既難琅琅上口，銓解又復舛誤孔多，如此講肄，成效自不

可期。茲案之主旨，擬徵求本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之公意，選定能發揚民族精神之教材若干篇，責學生以必須精讀；務使采甄雖約而皆精，背誦如流而甚解。且當著之令甲，責以考成，涵咏薰陶，潛移默化，民族前途，或不無裨益乎。」

關於選材方面，我附帶貢獻一些私人意見，給同是擔任中等學校國文教科底先生們的參考。信裏又這樣地說：

「茲據胡君個人意見：教材選擇之範圍，如能以趙宋以上爲高級組，趙宋以下爲初級組，似較適宜。因趙宋以下各朝爲中華民族受外族壓迫，國勢最陵夷之時代，與規模宏遠，國力強盛之漢唐迥異，如此分割，由初級組而進至高級組，實暗示以民族否極泰來之意，其理由一也。初級高級之選材範圍既先劃定，則兩組重複之篇目，不致發見，

其理由二也。文義之深淺，就大體上言，與時代之遠近成正比例，由近及遠，由淺而深，循序漸進，收效較易，其理由三也。」

這封信分發後，到六月底截止寄件時，計收到高級組選目表十三份，初級組選目表三十六份，十之八九，都由各校當局或各校國文科教學研究會署名寄來的；所遴選的範圍，亦十之八九採取我底分割時代的意見，同時可察見這大家努力之所成就，是彼此經過不少忍耐的心力斟酌研討得來的。假使這四十九份選目表，平均以每份三人計算，那麼這次至少有百數十個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參加選材的意見。在日常大家對於校務教科均極繁忙之身，而能抽出工夫幹此煞費時力的選材事情，使得我統計編纂的工作能依限完成，這無論在公誼私情方面，我都得向諸同仁先生們表達極誠摯的謝忱的。

此編曾經本會執委會的審核，才作最後之確定。初級組底岳飛之少年和文天祥兩篇，因與他篇得票相同，特分別附於滿江紅和正氣歌之後，以維持每組二十篇的原議。爲肄習便利起見，每篇後附以簡單的銓釋，但疏漏之譏，當然是無可避免的。

我國關於能發揚民族精神底文字，固然不僅只有這幾篇；但這入選的各篇，却都能把我國底民族精神充分地透露出來。我深深地期望它經人沈浸體味，熟讀精思後，能由信仰而發生鉅大的力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胡倫清，於杭州。

編纂初高級民族文選編底旨趣和經過

一三

民族文選編初級組目次

寄妻絕筆書

林覺民

血花集

徐錫麟傳

章炳麟

章氏叢書

孫將軍歌 臺灣行 軍中歌 旋軍歌

黃遵憲

人境廬詩鈔

書葉機

龔自珍

定盦文集

沈雲英傳

夏之蓉

半舫齋文集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青門集

費宮人傳

陸次雲

澄江集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方望溪集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南雷文定

廉恥

顧炎武

日知錄

初級組目次

原君

明夷待訪錄

復多爾袞書

史忠正集

五人墓碑記

張溥

戚繼光傳

張廷玉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正氣歌

文天祥

(附)文天祥

托克托

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胡銓

出塞曲

書憤

書事

陸游

滿江紅

岳飛

(附)岳飛之少年

托克托

五嶽祠盟記

岳飛

宋史

岳忠武集

劍南集

宋史本傳

宋史

文山集

文山集

明史

寄妻絕筆書

意映卿卿（二）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覓？……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南)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甯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甯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嘆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眞眞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我，我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卽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三）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

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此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四）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旁汝

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非吾所願。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解題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福建閩縣人。遊學日本，入孫總理所組織之同盟會，銳意於革命。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圍攻督署之役，烈士亦參預其事，挾彈前驅，受傷被獲。受訊時，烈士侃侃而談，激昂慷慨，清大吏亦爲心折。繫數日，勾

飲不入口。糞市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得年僅二十有五，爲黃花崗烈士之一。夫人陳氏，與烈士情好至篤，聞耗後濱死者屢。此絕筆書爲烈士在獄時所寫寄其夫人者，詞意悲壯，英雄之氣，與兒女之情，兩臻極頂，可謂至文。

注釋

(一)卿卿 係舊時夫對妻之親暱稱呼。(二)語見孟子 意謂人當推其愛親愛子之心，以博愛衆人。(三)有身 懷孕也。(四)依漸 林烈士長子。

徐錫麟傳

章炳麟

徐錫麟，字伯孫，浙江山陰人也。幼僑虔，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十三，挺走錢塘爲沙門(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二)，中夜輒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衆；又自爲渾天儀(三)，徑尺許，及造紹

輿地勢圖，然未嘗從師受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崑山多曠土，欲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歲，轉副監督。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蒙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基（四）者中傷數矣，卒不動。嘗置一短銃，行動與將。時露西亞（五）人逼遼東，錫麟聞之，慟哭。畫露西亞人爲的，自注彈丸射之，一日輒試銃十數反，遭彈丸反射，直徑汰肩上，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有不發，發即應指而倒。

錫麟始慕勾踐項梁（六），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三十，以事過上海。上海有浙江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即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嵗東陽義烏四縣，步行百里，夜止叢

社間，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爲也。』

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會欲得之，陰構諸無賴，脅沙門署質劑爲賃于教會者。紹興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錫麟方病瘵，裹絮被直走登壇，宣說抵拒狀。衆譴踊，卒毀券，教會謀益衰。

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七）與焉。從是就大通師範學堂，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素短小，習一歲，筋力百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金五萬版與之；入賞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諱錫驥暨餘姚馬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以事歸國。是時餘杭章炳麟以

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言虜欲行賄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炳麟素不知錫麟名，識其友陶成章。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訶之，錯還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陶成章及弟子會稽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某學造紙幣，曰：「軍興餉匱，勢將鈔略；鈔略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冷計莫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彫文截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請任徽巡事，許之，旋與同縣曹體泉赴宛平，出山海關，徧走遼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是歲，淮安徐海大浸。

錫麟年三十四，卽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藉權傾虜廷，諸達官無所不遊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敳 故湖南巡撫

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鎮浙將軍滿洲人某，亦受錫麟倭刀，爲其用。到安慶，歲莫，卽主陸軍小學。踰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莫卽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賣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卽移書浙江諸豪，剋日起安慶，又外與諸練軍結，欲倉卒取安徽大吏，令軍心亂而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之。恩銘欲速，召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未集，顧已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作，諸大吏皆詣校，凝立；巡撫前卽位，三司諸吏以次錫麟令顧松鍵門，拒出入。顧松固知情，陽諾，不爲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輿之走。三司皆奪門去。卽閉城門，拒外兵。諸

兵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餘人，曰：「立正！」巡警生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砲，砲機關絕。陳伯平戰死。錫麟即登屋走；追者至，被擒。恩銘已死，三司問錫麟狀，曰：「受孫文教令耶？」錫麟曰：「我自爲漢種問罪滿洲；孫文何等軀生，能教令我哉？」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剖其心祭恩銘；而浙江虜官亦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破壞。錫麟之死，年三十五矣。

錫麟雖陰鷲，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一老嫗方自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負人錢。」即爲代償，得不死。

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師範學堂，徐錫麟甚重之。與游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棄歸，

專習擊射事。在上海踞一小閣，日陳藥校試。藥嘗迸發，聲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舉人（九）多，卽避詣病院治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業，道旣通，歸，欲急試，錫麟輒戒之。伯平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作刺客。」刻印稱實行委員，用自厲，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其用心專壹如此。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爲重。宗漢少慧，聞人誦岳鄂王詞，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破虜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校，罷歸；與同志立三山蒙學堂，自督教之。詔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常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

扼腕。浙江所以多義旅者，宗漢力也。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歸。欲赴德意志學陸軍，諸少年留宗漢欲有所規畫，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虜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辯其妄。然士人多幸愛虜。宗漢發憤，疾作。

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浙東義旅成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誅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即斷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絕，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亟走，猶可爲後圖。』宗漢去半道，爲虜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掠楚毒。宗漢爲謠言抵調，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虜殺餘姚馬宗漢於安慶獄年前，二十四。

章炳麟曰：「錫麟卓鷲越勁，蓋有項王風。其猝起不反顧者，非計短也，以寡助遇大敵，固以必死倡耳。始錫麟攜妻孥抵日本，及歸，有知其謀者，風錫麟當置家屬海外，猶得遺種。錫麟曰：「人皆有妻子，可悉移異域乎？以至安自處，詎人以危，吾恥之。」卒攜家歸。余見世之從容大言者多矣，臨事多全軀保妻子，而世方被以榮名，光復之緒其斬哉！」

「伯平宗漢，樸誠形物，臨難不撓，可謂死士矣。」

解題

徐錫麟，刺死皖撫恩銘事，在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年）。斯時清政腐敗益甚，革命潮流漸次壯闊。徐氏一擊而中，天下震動，雖彼衆我寡，舉事不崇朝而敗，然于國民以強烈之衝動，益堅嚮往革命之情志，則頗有鉅大之裨益焉。

章炳麟浙江餘杭人，本名絳，字太炎，清季加入同盟會，以文字鼓吹種族革命，頗有勞績

。其在學術上之貢獻，則在文字學方面爲多，文始及新方言兩種可資參證。

又章氏喜治考證學，然如原名明見諸篇援引西方論理心理之學說以釋墨經；齊物論釋援引佛家法相宗之學說以比附莊旨，均新奇精闢，爲以前樸學大師所難企及者，著有章氏叢書。章氏生於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現尙健在。

註釋

（一）沙門，釋氏稱僧曰沙門，梵語動息之義。謂勤修善法，止息惡行也。（二）天官，卽指天文，星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史記有天官書。（三）渾天儀，卽天球儀，畫星辰於圓球之表面，形如地球儀。（四）恭，音忌，毒害也。（五）露西亞，卽俄國，日本稱之爲露西亞，或簡稱露國。（六）項梁爲項羽之季父，未起兵時，曾與羽避仇吳中，且曾至浙江。（七）秋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亦爲山陰人，遊學日本，亦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徐氏事敗，清吏謂瑾與同黨，同年六月六日在紹興遇

害。(八)大浸，大水也。(九)舉人，偵探也。

聶將軍歌

黃遵憲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將帥無人不愛君（一）。燕南忽報妖民起，白晝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二），是何鼠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圍，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炮聲一到駢頭死（三）。

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復傳親王令，責「汝何暴橫」（四）明晨太后詔，不許無理鬧；夕得相公書，問訊「事何如？」皆言「此團忠義民，志滅蕃鬼扶清人。」復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國人爭道天魔舞，將軍墨墨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

何所！

大沾昨報礮臺失，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耿耿起，起處無處覓，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槍雲黑，白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失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

此時衆團民，方與將軍離，阿師黃馬褂，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贏兜鍪（五），昨日拜賜金，滿車高甌囊，京中大官來，神前同叩頭，「懿旨五六行，許我爲同仇，獎我興甲兵，勉我修戈矛（六），將軍顧輕我，將軍如此否？」

軍中流言各譁諛，作官如作賊好。諸將竊語心膽寒，從賊容易從軍難

，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七）將軍氣湧遍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罷戰歸，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

「將軍出戰時，闖門衆多僕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茫籠繩縛兼鞭笞，驅迫泥行如犬鷄，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遲，將軍！將軍！宜急追。」

將軍追賊正馳電，道逢一軍路橫貫。齊聲大呼「聶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塵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

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炮後門槍，禿襟小袖瓊瓊裝。番身漢心庸何傷（八）。執此誣我讒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九）。我何面目對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強梁，一

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

天蒼蒼，野茫茫，八里台，作戰場（十），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披髮歸太荒。左右攙扶出裹創，一彈掠肩血滂滂。一彈洞胸胸流腸。將軍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檔襦。幾人泣送將軍喪，從此津城無人防。

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蕭騷何處泣。將軍妻，是封君，其存其歿家莫聞。麻衣草履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裹父尸。萬骨如山堆戰壘。

解題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卒於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曾任外交官三十年，歷游南洋日本英美，著有日本國誌及八境廬詩集。梁啓超評其詩，謂「能鑄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見飲冰室詩話）；胡適亦謂「黃遵憲頗想用新

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來做當日新詩。』（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可覩其作風之趨向。最近北平文化學社印行之入境廬詩草較完全，古直選輯黃公度詩箋三卷。

注釋

(一)甲午役，葉志超敗於牙山，聶士成帥偏師千人扼摩天嶺，日軍屢犯，皆擊敗之，奉天得無恙。遼城外有山曰連山關，日軍欲登山俯擊，依山上下，節節爲營。士成探知之，乃募死士，乘夜潛登小腰，分爲二隊，一向上，一向下，各放槍數排；時大雪蔽天，瞭望俱窮，日軍在山顛者疑山腰以下爲我所得，在山腰以下者又疑山腰以上爲我所得，各用槍砲擊射。天明，我軍突出，士成自率大軍從山下掩至，遂獲全勝，收復連山關各要隘，威名大震。(二)敵軍攻奪大沽砲臺，慈禧太后聞警大懷急，散官帑犒士。衆民自稱不願受賞，願得一龍二虎頭，削平患難，歸報先師。二虎指奕劻李鴻章，一龍指光緒帝也。(三)

拳匪初起，士成奉命保津蘆鐵道，大破匪黨於落堡堡。(四)剛毅至涿州，拳匪請解士成兵權，剛毅以聞，或言不可，乃令榮祿遺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五)拳匪中有名紅燈照者，皆選室女未嫁者充之。(六)敵攻大沽，提督羅榮光擊傷敵軍官一人，裕祿以大捷告，遂下詔變拳匪爲義民，山東等省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七)拳匪已受撫，士成奉命練一軍，參用德國兵制，召募壯士，日訓練之，故曰礮臺裝也。(八)中日和議成，士成奉編修彭青藜等誣劾士成受金，賣與敵人，詔裕祿密查。(十)士成引兵攻紫竹林，轉戰至八里台，免胄赴敵而死，營官宋占標從殉。

臺灣行

黃遵憲

城頭逢逢霍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

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耿耿無厭彼碩鼠（一），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二），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覩，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三）：「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四）越一步！」

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奪關飛猿獠。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傍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鬢（四），跪捧銀盤

茶與糕，綠沉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五）人中豪，實隔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曉曉（六）。」

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七），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

噫噦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預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註釋

（一）碩鼠 詩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刺重斂也。（二）三戶 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按戶，指戶口言，謂楚人滅亡，至於僅存三戶也。（三）總統

清德宗光緒廿一年割臺灣和日，臺人奉唐景崧獨立抗拒，稱臺灣獨立國大總統。(四)雷池 大雷水至望江縣，積而爲池，謂之雷池。晉庾亮報溫嶠書：「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五)雲鬢 鬢，髮後垂也。亦曰燕尾。(六)延平郡王 明末，鄭成功據臺灣，桂王封爲延平郡王。(七)嘵嘵 詩：「予維音嘵嘵。」箋：音嘵嘵然，恐懼告訴之意。(八)天驕 漢書：「胡者，天之驕子。」

軍中歌及旋軍歌各二首

黃遵憲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灸眉頭瓜噴鼻(一)，誰實能逃死？
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探穴直探虎穴(二)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
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

金甌(三)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胭脂失色(四)還復還，一掃勢力圈(五)。海又東環天右旋(六)，旋，旋，旋！

秦肥越瘠(七)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八)索虜(九)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

註釋

- (一)艾灸眉頭瓜噴鼻。隋書麥鐵杖傳：「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噴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胡三省通鑑注：「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灸之；熱則上壅，瓜蒂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關。」(二)虎穴。喻危險之地也。「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爲後漢班超之語。(三)金甌。喻疆土之完固也。南史：「武帝言我國家，獨若金甌，無一傷缺。」(四)胭脂。與焉支同，山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本爲匈奴地，後被漢軍攻占，故匈奴人有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

鄒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五）勢力範圍 卽勢力範圍。隋末列強窺破我國衰弱，羣思

染指，各於無形中劃定其勢力範圍（六）天右旋 晉書天文志云：「天左行；日月右行，隨

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蟻遲，故不得

不隨磨以左迴焉。」此處謂天右旋，卽天向東轉，意言東方復興，不爲西方所屈服也。

（七）秦肥越瘠 春秋時秦越二國，一在西北，一在東南，相去極遠，故言疏遠者曰秦越。

（八）島夷 海島之夷也。南北朝時北魏詆南朝爲島夷。魏書有島夷傳，卽指宋齊梁三朝。

（九）索虜 南朝詆北朝爲索虜，因其辮髮也。

書葉機

龔自珍

鄆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一）。機以廩貢生（二）治試具，凡竹籃，

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母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潰（三）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休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四）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揎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

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艫（五）。殺賊四百餘人。九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爭軋詛（六）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解 題

龔自珍更名鞏，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進士，授內閣中書，陞宗人府主事。十七年改禮部，因避仇告歸，卒於道。定盦幼從其外祖段玉裁受說文，於金石官制目錄之學，尤有特好。文導源周秦，自成一家，詩詞亦超逸。著有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布文傳一卷，泉文記一卷，鏡苑一卷，尙書序大義一卷等二十餘種。

葉機之事實，於保鄉衛民方面，頗有重大之意義。其不憑藉官府之任何助力，純以鄉中之人力財力爲基礎，而奏此偉績，尤爲難能可貴。

注 釋

（一）鄉試清科舉制度，每三年，各省士子集於省城，由朝廷簡命主考命題考試，名曰鄉試。

，取錄者稱爲舉人。(二)廩貢生，科舉時代，生員受廩祿者，名曰廩生。及食廩期滿而科試優異者，得補貢，名曰廩貢生。(三)蔡牽，清福建同安人，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以屢爲清兵所敗，自鑿其舟，沉海死。朱潰，亦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爲清將許松年所殺。(四)阮公，名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五)餘糧，古時舟名，此用以指大船。(六)詛神，謂在神前賭咒也。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一)張獻忠(二)破武昌，過洞庭(三)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營木壘，殁於軍。

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四)，不足畏。吾女

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楫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五）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

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

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六）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七）四訶，（八）遂移神器。（九）時士大夫舊息（十）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十一）者鮮矣！秦良玉（十二）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

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歎！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解題

夏之蓉字芙蓉，號釀谷，江蘇高郵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於高宗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官至翰林院檢討，提督廣東湖南學政。又嘗主講鍾山麗正書院，足跡半天下，所至題詠唱酬無虛日，虛懷樂善，尤好甄拔寒賤，爲海內所宗仰。其天才宏放，通經史，善詩文，長於論古，歌行尤跌宕淋漓。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及半舫齋詩文集。

本篇描寫沈雲英忠勇奮發，破賊全城事，大堪媿彼僂僂，貪生畏死之鬚眉矣。

注釋

（一）道州，今湖南道縣。（二）張獻忠，延安衛人，明末流寇巨魁，連擾山陝河南兩湖等

地，最後入川，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極衆。(三)洞庭，湖名，爲我國第一淡水湖，在湖南省。(四)鳥合，如鳥鳥之集合，喻無紀律。(五)蹂藉，足相蹂躪，尸相枕藉也。(六)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七)二賊豎，指李自成與張獻忠。(八)訶，潰亂也。(九)神器，謂帝位。(十)脅息，謂恐懼之甚，竦體而喘息也。(十一)丈夫，謂丈夫之志氣。(十二)秦良玉，明忠州人，石砬宣撫使土司馬千乘妻，有智略，善騎射；常爲男子裝。千乘卒，代領其衆；以戰功授都督僉事，充當兵官，流寇入川，良玉屢破之。及張獻忠陷川，良玉分兵守四境，賊編招土司，無敢至石砬者。良玉卒以壽終。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一)，始家北直隸之通州，(二)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

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三）旁邑，丞簿選慎（四）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鞭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徹巡縣尉（五），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正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六）二年矣。豫王（七）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八）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

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九）以南，一月閒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

初，雍髮令下（十）。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及饌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下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彙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

緝，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

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阮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繩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陣院（十一）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十二）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閩君

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士分茅（十三），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

應元偉軀，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醢醜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

『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筰吹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

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十四）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十五），鄰女詈人（十六），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國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

也，願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解題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山人，江蘇武進人。生於明思宗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卒於清世宗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性穎悟，讀書數行下，弱冠以古文辭名，客遊京師，與施閏章，汪琬，陳維崧，朱彝尊等相唱和，後客蘇撫宋學幕中最久，著有青門集。

典史掌文移出納，僅爲知縣之一屬吏。閻應元爲江陰典史，嘗清兵南下時，閻已卸任，獨能死守勿去，殺傷過當，力盡就義。其忠節偉烈，洵足垂千古而不朽。

註釋

（一）錦衣校尉 明之禁衛軍，曰錦衣衛，校尉本爲六品以下武散官之通稱，明之錦衣衛，則所屬奉養鞏執者，皆謂之校尉，實則官役耳。（二）北直隸之通州 明太祖置北平布政司，成祖遷都，以江南爲南直隸，北平爲北直隸，卽今之河北省。通州亦有二，屬南直隸

者，曰南通州，即今之江蘇南通縣；屬北直隸者，曰北通州，即今河北之通縣。（三）攝篆，兼代也。官署之印，俗稱曰篆。攝篆代行印務也。（四）丞簿，即縣丞主簿，皆

縣中佐貳之官；選，同異，選懷亦作選奕，怯弱不前也。（五）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都

司，即都指揮司，掌一省之軍政，縣尉，漢置，主緝一縣盜賊，及察究奸宄；明廢尉，置

典史，此言縣尉，即指典史。徵巡，巡察也。謂欽命依照都司職銜掌巡察縣尉也。（六）

定鼎改元，夏禹收九州之金，鑄爲九鼎，爲傳國重器，故得天下曰定鼎，改元，改年號也

。（七）豫王，名多鐸，清太宗次子，封豫德親王。（八）弘光帝，名由崧，神宗孫，甲

申（一六四四）即位於南都，改元弘光。明年五月，總兵田雄劫帝降清。（九）京口，今江

蘇丹徒縣治，京江之口也。（十）薙髮令，清順治二年陷南京，執福王，下薙髮令；令民

皆薙髮，違者棄市。（十一）陣隄，城上雉堞也。（十二）劉良佐，直隸人，與劉澤

清，黃得功，高傑，同爲弘光四鎮。多鐸南下，良佐迎降，時爲總兵。（十三）胙土分茅

胙音昨，報也。分茅，謂分頒茅土也。胙土分茅，即分封以土地之意。（十四）頑民，

謂頑梗不化之民；遷，放逐也；作者以明代遺民而傳述鼎革間事，忌諱滋多，故引茲二語

。（十五）跖，盜跖謂黨惡嫉賢各爲其主也。國策：「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

固吠非其主」。（十六）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長者詈之；誑其少者，少者

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

。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

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二）請周后命侍公主，（二）主絕憐之。

宮人見上憂流寇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也。(三)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四)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五)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一〇)

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

；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胥井中。（七）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盞酌

，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闔王，（八）而愧無人。』
『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鞠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劉粉頰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解題

費宮人事附見明史周后傳，然略而不詳。清初曹子清（別署遺民外史）作虎口餘生傳，中有刺虎一劇，卽寫費宮人事，又袁枚作費宮人刺虎歌，皆爲後人所傳誦云。陸次雲字雲士

浙江錢塘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清聖祖康熙初前後在世。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舉博學鴻詞，不遇。官知縣，有善政。次雲積學工詩文，著述頗多，有八絃釋史四卷，紀餘四卷，八絃荒史二卷，嗣谿織志三卷，志餘一卷，湖壖雜記一卷，北墅緒言五卷，尙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二卷及澄江集一卷，玉山詞一卷。

注釋

(一)懷宗 字由檢，年號崇禎，在位十七年，(一六二八——一六四四) (二)公主 懷宗女長平公主，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國時，揮刃斷公主左臂，越五日復甦，後清帝命尙前選定初主之周顯，清黃韻珊作帝女花傳奇卽紀其事。(三)杞人憂 列子天瑞篇記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托，後人因謂無益之憂慮爲杞人憂。(四)泄泄 孟子離婁「泄泄猶沓沓也」朱熹解爲怠緩悅從之貌。(五)公羊傳僖公十一年；獻公將死，問荀息：「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曰：「使殺者反生，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此

處語本公洋，而略變其辭。(六)鼎湖 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上仙，後人因名其處曰鼎湖見史記封禪書，復常用此典指帝王之崩逝，此區謂隨懷宗同死。(七)智井 無水之廢井 (八)闔王 初，高迎祥自稱闔王，李自成從迎祥爲闔將，及迎祥死，部下推之爲闔王，後人遂稱之爲李闔。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一)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三)史朝夕獄門外；逆閹(四)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五)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鑿，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六)出沒蘄黃潛桐間，(七)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

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媿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解題

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授御史，以忤魏忠賢，與楊漣魏大中同時遇害。

左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年（一五七五），卒於熹宗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後追贈太子少保

，諡忠毅。史可法爲其得意弟子，曾受特達之知。望溪此文，係記史公探獄事，僅左公生平之一片段，故曰逸事。

方苞字鳳九，號靈皋，晚號望溪，安徽桐城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卒於高

宗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累官禮部侍郎。論學以宋儒爲宗，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歐韓，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祖，著作頗多，有望溪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四卷，及周官析疑，春秋通論，喪禮或問等書。

注釋

（一）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陷城被執不屈死，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二）碌碌，凡庸貌。（三）廠獄，明有東西廠及錦衣衛鎮撫使獄，凡下廠獄者，輒被掠慘死。（四）逆閹，指宦官魏忠賢。（五）炮烙，殷紂所造之酷刑。後凡燔灼焙炎之刑，概曰炮烙。（六）張獻忠，明末延安衛人，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自湖南趨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爲清肅王所殺。（七）斬黃潛桐，斬，今湖北蘄春縣，黃，今湖北黃岡縣。

潛，今安徽潛山縣，桐，今安徽桐城縣。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示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

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一)所遇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之見也。經行萬里，獐洞，蠻陬，踪跡殆遍。卒無所遇。

府君禱之衡山，(二)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
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
。』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三)君入道州，
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

一日，奏廟，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
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
。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
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

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
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

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飢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

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四）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解題

黃宗羲字太冲，號黎洲，浙江餘姚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卒於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父尊素以忠直死魏闖之難，宗羲具疏訟冤，袖長錐錐許純祖等，思宗歎爲忠義孤兒。明將亡，奔走營救不得；入清隱居教授，康熙中舉博學鴻詞，及薦修明史，皆力辭不就。卒後，門人私諡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其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濬洛之統，綜會諸家，著述頗富，最著者爲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

此篇爲黎洲敘述其六世祖廷璽尋其兄伯震事，因兄弟友愛之篤，不憚跋涉萬里，歷盡艱辛，讀之可以增手足之情。

注釋

- (一)零丁 尋覓人之文字也。說文「鈴，令丁也」。零丁卽令丁，鈴聲也。昔時尋人振鈴，猶今之擊小鑼，此以器物名爲文體名耳。
- (二)衡山 五嶽之一，卽南嶽也，在今河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 (三)道州 今湖南道縣。
- (四)景泰，明代宗年號，（起公元一四六四）。
- (五)明英宗 五〇至一四五六。天順，明英宗年流，（起公元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
- 親徵衛特拉，兵潰土木，額森以帝北行。弟景宗立，遙尊帝爲太上皇帝。衛特拉旋遣使議和，上皇還京師，入居南宮，不許朝謁，景泰八年，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上皇復辟，廢景泰帝仍爲郕王，史稱「奪門之變」。

廉 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一)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二)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三)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四)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聞(五)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解題

顧炎武，本名絳，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僑，江南崑山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少棄舉業，講求經世之學，明亡後，母不食而卒，遺命勿事二姓。魯王時，與同里歸莊共起兵，官兵部職方郎中。清定天下後，亭林屢被徵荐，力辭不就，卒以布衣終於陝西之華陰。生前足跡半天下，頗蓄意恢復，多所準備。著述宏富，有亭林詩文集音樂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日知錄三十卷，積三

十餘年而成，尤爲精詣之作，本篇即選自日知錄中，觀其言，即可知其行矣。

注釋

(一)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著。馮道，五代景城人，曾歷事唐晉漢周四姓十三君，官皆將相，自稱長樂老，並著書盛自稱詡，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爲作傳，極肆詆斥。(二) 管子即指春秋時之齊管仲，此數語，在今本管子中。(三) 顏氏家訓二十篇，爲南北朝顏之推著。(四) 鮮卑，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即其種也。(五) 闇，昏也，蔽也。

原 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

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二）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二）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舉世所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

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視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也，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三）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首。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四）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五）

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膝，固扁鑄，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六）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八）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解 題

梨洲著有朋黨待訪錄，包含論文十餘篇，爲其政治理想之表現。此篇即選自該錄中，對於

不顧民衆福利之專制帝王肆極嚴正之詆斥，扶植民權，意最顯著。

注釋

(一)許由務光，皆傳說中上古之高士。堯以天下讓於許由，不受，隱於箕山。湯克桀，以天下讓務光，不受，負石而自沉於水。(二)史記高祖本紀：「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又索隱：「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三)史記伯夷列傳：「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既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四)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五)明代有主張孟子不宜立於學宮。(六)南北朝，宋順帝昇明三年，蕭道成令下詔禪位，帝匿於佛蓋

下，王敬則勸兵入迎，順帝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見通鑑。（八）毅宗即

明崇禎帝，事見後宮人傳。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苟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一）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

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執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竊凶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二）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枻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

，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擇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三）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詔，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四）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五）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

；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舊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先帝軫念潢池（六），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

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解題

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攝政王多爾袞作書勸降，卻之。城陷被殺，揚人葬其衣冠袍笏於揚之梅花嶺。後人稱爲史閣部，諡忠靖。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

清攝政王多爾袞作書勸史可法降，曾舉春秋之義，詰責南都，可法復書，因亦以春秋大義相答，針鋒不差毫黍，措辭不卑不亢，深得立言大體，此文相傳出侯方域手筆。

注釋

(一) 皇帝初喪，稱大行皇帝，大行者，一去不復返也。(二) 指宏光帝，名由崧。(三) 以已最勝之項，禮佛最卑之足，謂之頂禮；蓋印度古代至敬之禮也，加額，謂以手加諸額，亦慶幸之敬禮。(四) 神異經：『東方宮門有銀榜，以青石碧縷，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君主之世，稱太子曰青宮。(五) 即朱熹所編之通鑑綱目。(六) 漢書：『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後人因借以指盜賊，此處係指流寇。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一)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

(二)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闢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余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三)之行爲志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四)，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五)——卽今之僂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六）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鈞黨之捕徧於天下（七），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八）：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九）榮於身後。而五

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公（十），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十一）也。

解題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生於明神宗三十年（一六〇二），卒於思宗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二）。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假歸。嘗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論議朝政，自謂以嗣東林，社會上頗占勢力。里人陸文聲求入社，不許，詣闕訐溥，嚴旨窮究。

不已，溥卒而事未竟。後詔徵遺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溥詩文敏捷，對客揮毫，俄頃立就。著有七錄齋集十二卷，詩三卷，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

此篇敘述明代魏閣擅權時，蘇州顏佩章等五人激於義憤而發生之民衆反抗運動，在專制淫威下，獨能不屈不撓，從容就義，洵具極深刻之意義焉。

注釋

(一)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明江蘇吳縣人。萬曆進士，性耿介，熹宗時，歷官吏部稽勳司主事，文選司員外郎，力杜請托，抑僥倖，清操矜然，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誣陷，被逮下獄死。(二)此指吳郡，隋唐以來改爲蘇州。(三)指復社。(四)中丞卽巡撫，時江蘇巡撫毛一鷲爲魏忠賢之死黨。(五)顏佩章，賈人子；楊念如，鬻衣者；沈揚，業牙僧；馬杰，市民；周文元，周順昌之輿夫；卽所謂「草野之無聞者」也。(六)編伍卽編戶，猶言平民隊也。(七)鈞黨，謂相牽引爲同黨也，天啓間，魏忠賢誅斥

東林黨人，如黃尊素、李應昇、繆應期、高攀龍、等均被逮死。一時黨禍大興，藉其名頌示天下，凡一百八十餘人。（八）聖人，指崇禎帝，投環，自縊也。崇禎元年，帝放忠賢於鳳陽，既而復召回，忠賢知不免，遂自縊於阜城驛，旋又下詔戮其屍。（九）魏閣誅後，又下詔恤冤陷諸臣，諡周順昌曰忠介。（十）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故後人稱太僕卿爲冏卿。吳因之名獸，吳江人，萬曆時，官太僕少卿。（十一）太史本爲史官之長，明清二代，史館事多以翰林爲之，故稱翰林爲太史，文起文公名震孟，景縣人。孟長姚，公名希孟，文震孟之甥。

戚繼光傳

張廷玉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

史大義。嘉靖（二）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二）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慍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

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溫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

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三）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

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先擊橫嶼賊，人持

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

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

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

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甯，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甯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

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慶（四）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五）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練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

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

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

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卻之。

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

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笄，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當是時，俺答（六）已通貢，宣大（七）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八）後土蠻，（九）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而朵顏董狐狸及其兒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歷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

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期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請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進左都督。

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借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

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廩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十）。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躡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

光愷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記，談兵者遵用焉。

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

解題

張廷玉字衡臣，一字硯齋，安徽桐城人，生於清聖祖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卒於高宗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三等勤宣伯。雍正元年爲明史總裁，根據明史稿增損成書，至乾隆始刊行之，頗稱典贍。卒諡文和，著有澄懷園全集，此篇從明史中選出。

戚繼光以防倭著績，盡人皆曉，無待辭費。『聞鼓聲而思將帥』，在日被倭人侵略壓迫下，

之今日，三百年前戚氏之勳伐，自尤繫國民之期望，而夢寐以求之者焉。戚氏生年不詳，約卒於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所著多兵家言，詩文特其餘事，有止堂集及紀效新書，練兵實記，武備新書等，均見四庫總目。

注釋

- (一)嘉靖，明世宗年號。(公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 (二)俞大猷，晉江人，禦倭平匪功極鉅，官至福建總兵，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敗喙，卒諡武襄，明史中有傳。(三)胡宗憲，績溪人，以平賊功，官至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卒諡襄懋。(四)隆慶，明穆宗年號。(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
- (五)薊門即薊丘，在河北宛平縣北，此泛指北方邊疆，時俺答土蠻常入寇。(六)俺答，爲韃靼酋長，據河套，雄黠好兵，屢寇諸邊。(七)宣大，即宣府大同。(八)小王子，元裔去汗號，稱此。(九)部落名，韃靼小王子後，即內蒙土默特旗，今屬綏遠。(十)

李或梁，朝鮮人，英毅驍健，萬曆初累官遼東左都督。（十一）徐階松江人，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屏絕苞苴，收召人望，優假言官，稔政多所匡救，卒諡文貞。高拱，新鄭人，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累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襄。張居正，江陵人，神宗時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卒諡文忠。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境，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二）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

，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三）構惡於前，賈餘慶（四）獻詔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訴虜帥（五）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判，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于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六），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

至京口（七），得間奔眞州（八），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九），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十）；不得

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十一），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十二），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十三）揚子橋（十四），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上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十五），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十六），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十七）死。至海陵（十八），

如高沙（十九），常恐無辜死。道海安（二十）如皋（二十一）、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二十二），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二十三），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鈔錄，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至焉。

解題

文天祥字宋端，又字履善，號文山，吉州吉水人。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卒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文山年二十，舉進士第一。累遷湖南提刑，改知贛州。德祐初，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拜右丞相，後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屯潮陽，阮將張弘範掩至，被執，拘燕三年，元世祖知文山不肯屈節，乃殺之。著有文山集二十一卷，

文山詩史四卷。

本篇係敘述德祐時文山被命至元軍中議和被拘，及脫險後經過，顛沛流離，瀕死者屢，仍不改其忠貞之素操焉。

注釋

(一) 德祐 宋恭帝年號。(二) 左丞相 時吳玠爲左丞相。(三) 呂師孟 文煥之姪，於德祐元年使元軍。(四) 賈餘慶 時爲右丞相，與吳玠劉岳等並充祈請使如元。(五) 虜帥 謂元帥伯顏也。(六) 引決 謂自殺也。(七) 京口 今江蘇丹徒縣。(八) 眞州 今江蘇儀徵縣。(九) 二關 天祥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少隙，不能合從耳。」按二關，謂淮東淮西兩制置司也。(十) 維揚帥下逐客之令。天祥東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淮東制置司丁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

復遣二路覘天祥，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展轉至溫州。

(十一) 出北海

宋史：『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此言北海當指今江蘇高郵以東地。

(十二) 蘇州洋

當指今上海附近一帶海面。(十三) 瓜洲 在江蘇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

(十四) 揚子橋

即揚子津，在江都縣南十五里，自古爲江濱津要。(十五) 質明 天明

時也。(十六) 城子河 在高郵縣東南。(十七) 邂逅 不期而會也。(十八) 海陵 今

江蘇泰縣。

(十九) 高沙

地名，在高郵縣西南。(二十) 海安 在泰縣東南。(二十

一) 如皋

今江蘇如皋縣。

(二十二) 通州

今江蘇南通縣。

(二十三) 痛定思痛 韓愈

文：『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正氣歌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室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一）。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二)。

在齊太史簡(三)，在晉董狐筆(四)，在秦張良椎(五)，在漢蘇武節

(六)，爲嚴將軍頭(七)，爲嵇侍中血(八)，爲張睢陽齒(九)，爲顏常山舌(十)。或爲遼東帽(十一)，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十二)，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十三)，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十四)，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十五)，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十六)。

嗟予遘陽九(十七)，隸地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十八)，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十九)。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

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二十），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解題

本篇爲文山被囚燕都，臨刑前所作，其修養之純正，及意志之堅定，可窺測一斑。

注釋

（一）語本孟子公孫丑章（二）丹青，指圖畫。言爲浩然之氣者，一一繪諸圖畫傳於後世。

（三）春秋時，齊崔杼弑其君，太史直書之，杼殺太史。（四）春秋時，晉趙盾弑其君，

太史董狐直書之，孔子稱之爲良史。（五）張良爲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

（今河南陽武縣），誤中副車。（六）漢蘇武使匈奴，單于逼武降，不屈，因幽武於北海

（今貝加爾湖），使牧羊，武臥起持節，十九年始還，節旄盡落。（七）漢末，劉璋使嚴

顏守巴郡，爲張飛所擒，飛欲其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八）晉

惠帝時，河間王頤、成都王穎叛，帝與戰，侍衛皆散，惟嵇紹以身捍衛，被害，血濺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浣！』（九）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張巡與許遠守睢陽，城陷被執，賊帥詢以『每接戰時，何以緊齧其齒？』巡罵曰：『恨不吞賊耳！』遂被殺。（十）安祿山反，顏杲卿守常山，城陷被執，杲卿瞋目大罵不絕。賊鈎斷其舌，問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十一）漢末，黃巾亂起，管輅避地遼東，不就徵辟，居遼東三十年，戴卓帽，著布裙，安貧樂道，不問世事。（十二）蜀諸葛亮率師伐魏，臨行上出師表。（十三）晉時，五胡亂華，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子生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江。』（十四）唐憲宗時，朱泚叛，召段秀實計事，秀實奪象笏擊泚，唾其面大罵，笏中泚額，血流被面，秀實遂遇害。（十五）古人以地爲方，稱地之四隅爲地維。神異經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博物志云：『共工氏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此則言正氣充塞，地維賴以不絕，天柱賴以不

折，仍爲人所尊崇也。（十六）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孟子釋浩然之氣曰：『配道與義。』故云道義爲浩氣之根本。（十七）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古人多以喻運會時命之困厄。（十八）春秋時，晉景公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十九）疹，音麗，害也；辟易，退避也。（二十）哲人，指上文十二人；典型，指上文十二事。

（附）文天祥

文天祥，吉之吉水（一）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童時嘗遊學宮，見所祀鄉先生（二）歐陽修（三）胡銓（四）等像，皆諡（五）曰「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六），非夫（七）也。』
德祐（八）初，元（九）軍沿江東下，京師（十）震動，詔天下勤王（十一）

。時天祥在贛州（十二），招募豪傑，有衆萬人，將以入援。其友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以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國其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日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宋（十三）亡，天祥兵敗被俘，繫送元京，途中絕粒八日，不死。至燕（十四），館中供張甚盛，而天祥不寢不食，危坐達旦，元世祖（十五）欲其降，遣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有死耳。』幽之三年，終不可屈，殉國前數日，世祖召天祥入，問曰：『汝何願？』天祥曰：『但願得一死。』世祖獨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被害。死後，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注釋

- (一)吉水 今江西吉水縣，宋時屬吉州。(二)鄉先生 指本省或本縣之先輩有道德文章功業者。(三)歐陽修 字永叔，北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古文最擅名，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詩文集。(四)胡銓 字邦衡，北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官樞密院編修，上書請斬秦檜，直聲震天下。卒諡忠簡，著有澠菴集。(五)諡 古代帝王或大臣死後，按其行狀，加以適當之稱號曰諡。(六)沒不俎豆其間 俎豆，祭器也，俎方豆圓，皆木製者。沒不俎豆其間，謂死後不能在學宮享俎豆之祭也。(七)丈夫也。(八)德祐 宋恭帝年號。(九)元 朝代名。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於北方

。後入中國，稱元。(十)京師 指臨安——今浙江杭縣，南宋都此。(十一)勤王 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十二)贛州 今江西南部贛縣等地。(十三)宋 指南宋。自北宋爲金人滅後，高宗趙構南遷臨安，是爲南宋，傳十六主一百四十九年。(十四)燕 指燕京，卽今北平，當時元已都此。(十五)元世祖 名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孫。至元十五年，執文天祥，滅宋而有中國，在後三十五年。

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疏

胡 銓

紹興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一)；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二）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三）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四）可

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五），敗之於淮上（六），敗之於渦口（七），敗之於淮陰（八），較之前日蹈海之危（九）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十）。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十一）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十二）。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

解題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生於宋徽宗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卒於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〇）。

。建炎二年（一一二八）進士，授撫州軍事判官，歷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請斬王倫秦檜

孫近三人頭，懸之榮街，好事者斂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檜怒其逆已，編管新州。乾道中（一一六九左右）入爲工部侍郎，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卒諡忠簡。著有滄菴集一百卷。

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之上年，正金人廢劉豫之後，南都和議空氣瀰漫一時，胡銓上此彈章，褫羣奸之魄，其膽識堅卓，洵足稱已。

注釋

（一）王倫字正道，宋大名人。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被金兵圍攻時，彈壓有功，高宗時，奉命使金，屢被拘執，脅之以官，竟不受而死。（二）劉豫字彥衡，宋阜城人，北宋亡後，金人冊豫爲皇帝，國號大齊，僭號八年，被金人所廢。（三）梓宮，謂天子之棺。時徽宗已崩於五國城。（四）淵聖，指宋欽宗也。（五）紹興四年夏，岳飛破李成，復襄陽六郡。（六）紹興四年冬，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

而還。(七)紹興六年十一月，劉豫遣劉麟，劉覲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次敗覲於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渦口，爲渦水出口處，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北。(八)紹興三年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九)紹興三年冬，帝奔明州；明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十)石晉，謂石敬瑭也。曾借契丹兵滅後唐。契丹立之爲晉帝，稱臣於契丹，上尊號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十一)孫近字叔諸，宋無錫人，高宗朝累官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主張與金人和議，後和議有異論，謫移贛州卒。(十二)棠街，地名，在漢長安南門內。漢書陳湯傳：『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頭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出塞曲

陸游

千騎爲一隊，萬騎爲一軍，朝踐狼山（一）雪，莫宿榆關（二）雲。將軍羽箭不虛發，直到祁連（三）無雁羣。隆鼓春雷收陣鼓，蜿蜿驚蛇射生弩。漢番遺民立道邊，白髮如霜淚如雨。褫魄胡兒作窮鼠，競裹胡頭改胡語。陣前乞降馬前舞，檄書夜入黃龍府（四）。

戰城南

陸游

王師出城南，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欺天負中國，虎狼雖猛那勝德？馬前嗚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坡擁黃旗，遣旗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栗何爲汗如洗。

書憤

陸游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五），鐵馬秋風

大散關(六)。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縱筆

陸游

行省當年駐隴頭，腐儒隨牒亦西遊。千艘衝雪魚關曉，萬竈連雲駱谷秋。天道難知胡更熾，神州未復土堪羞！會須瀝血書封事，請報天家(八)九世讎(九)。

書事

陸游

北征談笑取關河，盟府何人策戰多？掃盡烟塵歸鐵馬，翦空荆棘出銅駝(十)。史臣歷記平戎策，壯士遙傳入塞歌。自笑書生無寸效，十年枉是枕瑠戈。

示兒

陸游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解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卒於宋宗嘉定三年（一一三〇）。年十二，能詩文，蔭補聲任郎，試禮部前列，爲秦檜所嫉，檜死，始爲甯德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檢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與范成大爲文字交，成大帥蜀，嘗荐游爲參議官，後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游詩詞皆工，尤以詩著，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自成一宗。所著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逸集二卷，詞一卷，老學庵筆記十二卷，及南唐書，入蜀記，天彭牡丹譜等。

放翁瞻懷故國，刻刻不忘恢復，詩中時有流露，洵可稱爲愛國詩人，入選各篇，可爲例證。

注釋

- (一) 狼山，在今河北易縣西南，其上有西水及姑姑窩等寨，五代時，土人築堡山上以避寇。
- (二) 榆關即今河北臨榆縣之山海關。
- (三) 祁連即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
- (四) 黃龍府，爲契丹所置，今遼甯開原以北及吉林全境，內蒙古東北境，皆其轄地。
- (五) 瓜洲，在今江蘇丹徒縣南江濱。
- (六) 大散關，即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交通要道。
- (七) 略谷，在陝西藍田縣西南，南通蜀。
- (八) 天家，指天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 (九) 公羊傳：紀侯譖齊哀公於周，烹之，齊襄滅紀，復九世之讎。按襄公至哀公凡九世。此處顯見爲指復金讎而言。
- (十) 晉書索靖傳：「索靖有先見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

見汝在荆棘中耳。」。

滿江紅

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廉恥（一），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二）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解題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於宋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卒於高宗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博覽羣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事母孝，家貧，拾薪爲燭，誦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初以敢戰士應募隸宗澤部下。與金

戰，所向皆捷，高宗刺「精忠岳飛」四字於旗賜之，累官至少保，河南北招討使。復大破金兵，進至朱仙鎮，欲指日渡河。時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棄淮北地以與金，一日降十二金牌召飛還。檜復諷万俟卨等劾飛，誣以謀反，遣使捕飛父子；坐繫兩月，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吏，遂報飛死，年三十九。孝宗時追封鄂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著有文集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武穆此詞，激越豪逸，氣吞胡虜，前半闋申述所抱襟懷，後半闋表明所期事業，慷慨悲壯，讀之使人奮發。

注釋

- (一)靖康 宋欽宗年號，當公元一一二六年。是年，金陷汴京；明年，徽欽二帝俱被執北去。
(二)賀蘭山 在今甯夏省。

(附)岳飛之少年

托克托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一）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二），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三）及孫吳兵法（四），家貧，拾薪爲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五），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六），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七）；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八）。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爲』

？』

注釋

- (一)湯陰，今河南湯陰縣，宋時屬於相州。相州，今河南安陽縣。(二)內黃，今河南內黃縣。(三)左氏春秋，一名左傳，孔子作經而左丘明作傳。(四)孫吳兵法，孫武，吳起之兵書也。(五)冠，古者男子年二十始行冠禮。(六)的，箭靶也。(七)箬，同括，箭末曰箬。(八)酌，祭奠時以酒灑地也。

五嶽祠盟記

岳飛

自中原板蕩(一)，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二)，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同耳。故且

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三）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四）歸京闕，取故土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解題

本篇意旨，與滿江紅詞相同。其氣盛言宜，直搗黃龍之素志，殆歷歷如繪。

注釋

（一）板蕩，譏亂世也。詩大雅有板蕩二篇，皆言厲王之無道也。（二）相臺，卽銅雀臺，因在相州，故名。卽今河南臨漳縣。（三）蹀，蹈也。蹀血，踐蹈血跡之意，言以兵戎征服敵人也。（四）二聖，指徽欽二宗也。

五嶽祠照記

